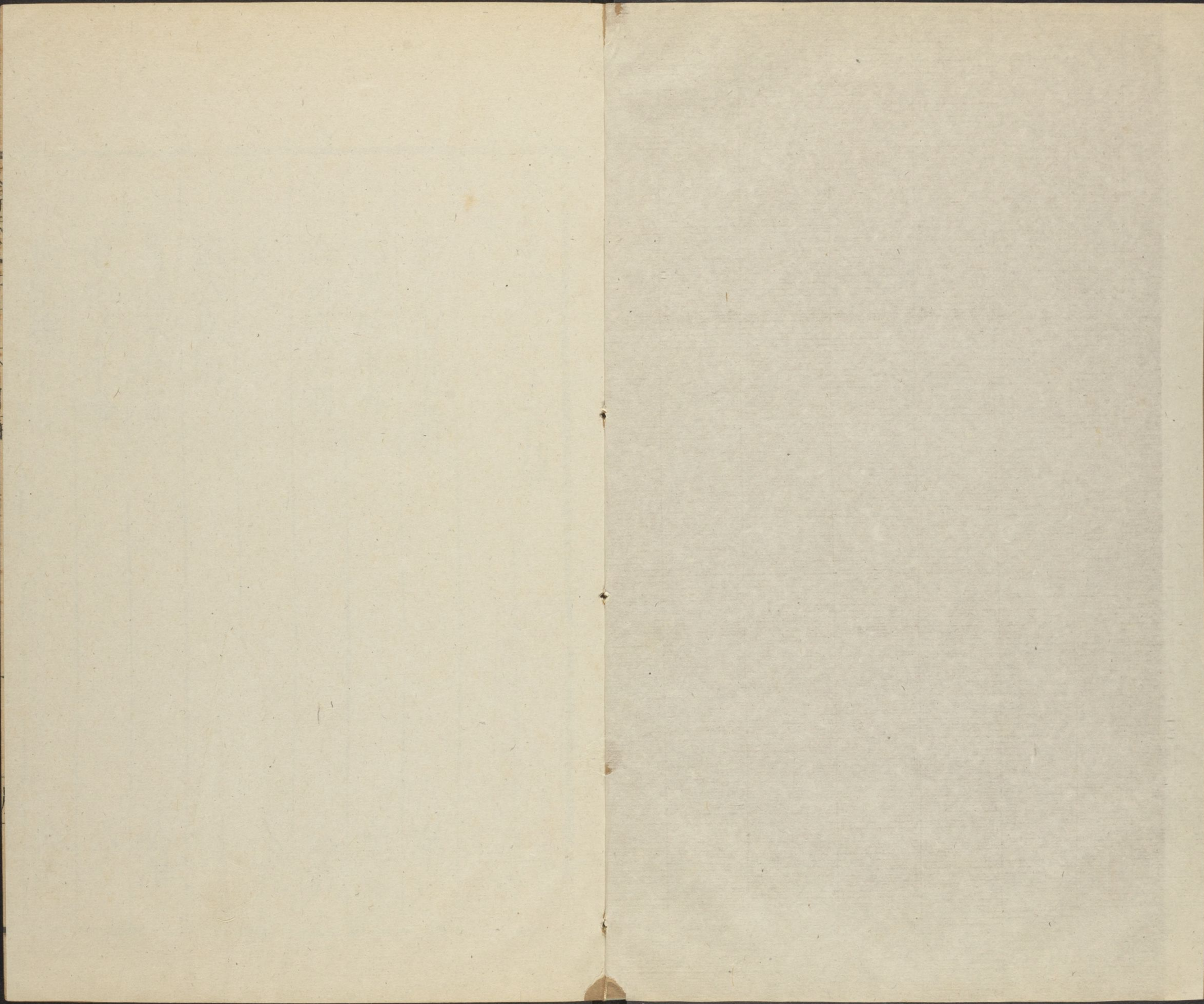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五



文編卷之三十五目錄

論

論秦伯用孟明

左

邾黑肱來奔

左

論初獻六羽

公羊

孔父

公羊

桓公救衛

公羊

荀息不食言

公羊

毛伯來求金

公羊

世室壞

公羊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印

晉納接菑不克

公羊

季札讓國

公羊

許世子止弑其君

公羊

論隱公不書即位

穀梁

武氏來求賻

穀梁

築王姬之館

穀梁

會王世子于首止

穀梁

閻弑吳子餘祭

穀梁

論項羽

史

淮南衡山

史

論孔子

史

老子申韓

史

孫武吳起

史

論平原君虞姬

史

藺相如

史

蒙恬

史

韓信

史

列子

史

戾太子

漢

蕭曹

漢

蒯通等

漢

司馬相如

漢

東方朔

漢

司馬遷

漢

劉向

漢

揚雄

漢

吳漢

後漢

鄧訓

後漢

竇憲

後漢

龐參

後漢

橋玄

樊英

後漢

馮衍

後漢

丁鴻

後漢

馬融

後漢

烏震

五代史

魯

小蘇

蔡

小蘇

衛

小蘇

杞

小蘇

燕

小蘇

趙

小蘇

冉雍

小蘇

屈原

小蘇

蘇秦

小蘇

穰侯

小蘇

蒙恬

小蘇

荀彧

小蘇

扁鵲

小蘇

文編卷之三十五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論秦伯用孟明

左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

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也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

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邾黑肱來奔

左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勸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

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童孺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論初獻六羽

公羊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孔父

公羊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也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桓公救衛

公羊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  
救之可也

荀息不食言

公羊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  
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  
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  
也何言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  
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

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  
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之信矣荀息對曰使以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  
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  
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  
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毛伯來求金

公羊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

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世室壞

公羊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牝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

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晉納接菑不克

公羊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  
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  
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  
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  
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  
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  
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季札讓國

公羊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  
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  
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  
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迕  
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  
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  
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

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許世子止弑其君

公羊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煥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

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耳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論隱公不書即位

穀梁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則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

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武氏子來求賻

穀梁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

賄歸生者曰賄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築王姬之館

穀梁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

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袞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穀梁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  
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  
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  
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  
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  
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  
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  
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  
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閹弑吳子餘祭

穀梁

襄二十九年閹殺吳子餘祭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  
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  
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  
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  
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論項羽

史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  
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  
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

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抑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淮南衡山

史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論孔子

史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史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故著書辭稱微  
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史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  
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  
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  
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

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論平原君虞卿

史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  
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衆邯鄲戰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  
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  
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藺相如

史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覘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大山其處  
智勇可謂兼之矣

蒙恬

史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  
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  
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  
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韓信

史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  
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  
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列子

史蘇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  
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  
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

子稱楊氏爲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爲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爲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戾太子

漢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

盡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  
惡運遇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  
云

蕭曹

漢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  
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  
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冠羣后  
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蒯通等

漢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  
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許讎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  
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卻而晉厲弑豎  
牛奔仲叔孫卒辟伯毀子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  
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地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至  
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尹坎盟宋啞死江充造盡太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比日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  
懼哉可不懼哉

司馬相如

漢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  
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東方朔

漢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

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司馬遷

漢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  
作春秋而左丘明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  
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  
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  
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  
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  
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駁疏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  
騁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駁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  
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  
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  
哉

劉向

漢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  
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

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  
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  
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歷譜  
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鳴虜向言山  
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  
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楊雄

漢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  
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

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  
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  
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  
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  
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  
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  
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  
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

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卍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



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  
之歿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  
籍具存

吳漢

後漢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諒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  
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  
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  
足取信矣

鄧訓隲

後漢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  
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  
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  
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隲  
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  
以泣而辭燕也

竇憲

後漢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  
大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  
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朝廷至

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寧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龐參橋玄

後漢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

之幽人乎龐參躬亦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怙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樊英

後漢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  
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  
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未煥乎文章  
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搢紳藻心性  
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  
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  
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  
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  
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馮衍

後漢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披妻之譬得矣夫納  
妻皆知取罟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  
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  
夫然義直所以見辱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  
嗚呼

丁鴻

後漢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  
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

天下而遠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  
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  
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  
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  
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馬融

後漢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

乎既而羞曲士之節世不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  
附成譏罔知識能匡世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  
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以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  
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烏震

五代史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  
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  
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  
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

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乎

魯

小蘇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

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也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

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且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又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蔡

小蘇

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

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以知之

衛

小蘇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耻賢愚之不

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義惜其不爲吳太伯而蹈申  
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爲廉矣未得爲仁也昔者  
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及於衛  
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  
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爲而可靈

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  
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  
雖以拒蒯聩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  
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聩耳蒯聩得罪於父生  
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聩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  
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  
爲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杞

小蘇

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知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郟子郟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燕

小蘇

燕召公之後立國於燕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三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

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趙

小蘇

趙於戰國疆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獨秦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冉雍

小蘇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屈原

小蘇

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吊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

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  
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  
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  
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  
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  
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  
庶幾乎其志也哉

蘇秦

小蘇

秦疆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橫者易爲功爲從者難  
爲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

斯廢適之謀殆不能弔嗚呼天之廢人謀固無所復  
施耶

荀彧

小蘇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謹公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  
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  
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  
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  
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  
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  
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

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  
之志徐而竅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  
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  
不忍數年之湏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  
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扁鵲

小蘇

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  
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有是不足  
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左氏所記鬼神變  
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



